

故事一百種

吳用智取生辰綱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35
14

857.61
119.3
:61



3 0528 0863 5

吳用智取生辰綱

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，收買了十萬貫禮物，要去慶賀他的丈人蔡京的生辰。一日在後堂坐下，只見蔡夫人問道：「相公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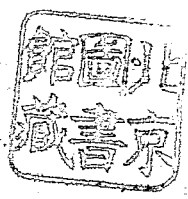


吳用道：「生辰綱」幾時起程？」梁中書道：「禮物都已完備，明後日便可起身。只是一件事，在此躊躇未決。」蔡夫人道：「有甚事躊躇未決？」梁中書道：「上年

費了十萬貫，收買金珠寶貝，送上東京去；只因用人不着，半路被賊劫將去了，至今無獲。今年帳前，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。

吳用智取生辰綱

七



808392



在此躊躇未決。』蔡夫人指着塔下道：『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，何不着他委紙領狀，送去走一遭？不致失誤。』

梁中書看塔下那人時，卻是青面獸楊志。梁中書躊躇，便喚楊志上廳，說道：『我正忘了你。你若與我送得「生辰綱」去，我自有的擡舉你處。』楊志拱手向前稟道：『恩相差遣，不敢不依。只不知怎地打點？幾時起身？』

梁中書道：『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，帳前撥十個廂

禁軍，監押着車；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，上寫着「獻賀太師生辰綱」；每輛車子，再使個軍健跟着。三日內使要起身去。」楊志道：「非是小人推託，其實去不得。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。」

梁中書道：「我有心要擡舉你；這獻「生辰綱」的札子內，另修一封書在中間，太師跟前重重保你，受道勅命回來；如何倒生支詞，推辭不去？」楊志道：「恩相在上，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，至今未獲。今歲途中盜賊又多；此去東京，又無水路，都是旱路；經過的如紫金山，二龍山，桃花山，傘蓋山，黃泥岡，白沙塢，野雲渡，赤松林，——這幾處，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。更兼單身客人，亦不敢獨自經過，他知道是金銀寶物，如何不來搶劫！枉結果了性命，以此去不得。」

梁中書道：「恁地時，多着軍校防護

送去便了。」楊志道：「恩相便差一萬人去，也不濟事；這廝們，一聲聽得強人來時，都是先走了的。」梁中書道：「你這般地說時，」生辰綱「不要送去了？」

楊志又稟道：「若依小人一件事，便敢送去。」梁中書道：「我既委在你身上，如何不依？你說！」楊志道：「若依小人說時，並不要車子，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，只做客人的打扮，行貨也。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，却裝做腳夫挑着；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，卻打扮做客人的，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，恁地時方好。」梁中書道：「你說得甚是。我寫書呈，重重保你，受道誥命回來。」楊志道：「深謝恩相擡舉！」

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腳，一面選揀軍人。次日，叫楊志

來廳前候候。梁中書出廳來問道：「楊志，你幾時起身？」楊志稟道：「告覆恩相，只在明早準行，就委領狀。」梁中書道：「夫人也有一擔禮物，另送與府中寶眷，也是你領。怕你不知頭路，特地再教獪公謝都管并兩個虞侯和你一同去。」楊志告道：「恩相，楊志去不得了。」

梁中書說道：「禮物都已拴縛完備，如何又去不得？」楊志道：「此十擔禮物，都在小人身上，和他衆人都繇楊志；要早行便早行，要晚行便晚行，要住便住，要歇便歇，亦依楊志提調；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侯和小人去，他是夫人行的人，又是太師府門下獪公，倘或路上與小人執拗起來，楊志如何敢與他爭執得？若誤了大事時，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？」梁中書道：「這個也容易。我

叫他三個，都聽你提調便了。」楊志答道：「若是如此稟過，小人情願便委領狀。倘有疎失，甘當重罪。」

梁中書大喜道：「我也不枉了擡舉你，真個有見識。」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侯出來，當廳分付道：「楊志提轄，情願委了一紙領狀，監押「生辰綱」——十一擔金珠寶貝——赴京太師府交收。這干係，都在他身上。你三人和他做伴去，一路上早起，晚行，住歇，都要聽他言語，不可和他執拗。夫人處分付的勾當，你三人自理會。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，休教有失！」老都管一一都應了。當日楊志領了。

次日早起五更，在府裏把擔都擺在廳前。老都管和兩個虞侯，又將一小擔財帛，共十一擔，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，都做

脚夫打扮。楊志戴上涼笠兒，穿着青紗衫子，繫了纏帶行履麻鞋，跨口腰刀，提條朴刀。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。兩個虞侯假裝做跟的伴當。各人都拿了條朴刀，又帶幾根籐條。梁中書付與了文札書呈。一行人都吃得飽了，在廳上拜辭了。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。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侯監押着，一行共是十五人，離了梁府，出得北京城門，取大路投東京進發。

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雖是晴明得好，只是酷熱難行。楊志一心趕到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只得在路上趲行。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，端的只是起五更，趁早涼便行；日中熱時，便歇。五七日後，人家漸少，行路又稀，一站站都是山路。楊志却要辰牌起身，申時便歇。那十一個廂禁軍，擔子又重，無有一個稍輕；天氣熱了，行不得，

見着林子，便要去歇息。楊志趕着催促要行，如若停住，輕則痛罵，重則籐條便打，逼趕要行。兩個虞侯，雖只背些包裹行李，也氣喘了行不上。

楊志便嗔道：「你兩個好不曉事！這干係須是俺的！你們不替咱家打這夫子，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揆，這路上不是耍處！」那虞侯道：「不是我兩個要慢走，其實熱了行不動，因此落後。前日只是趁早涼走，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，正是好歹不均匀！」楊志道：「你這般說話，却似放屁！前日行的，須是好地面；如今正是慳他去處，若不日裏趕過去，誰敢五更半夜走？」兩個虞侯口裏不言，肚中尋思：「這廝不直得便罵人！」楊志提了朴刀，拿着籐條，自去趕那擔子。

兩個虞侯，坐在柳陰樹下，等得老都管來。兩個虞侯告訴道：「楊家那廝，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！直這般會做大！」老都管道：「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：『休要和他執拗。』」因此我



「耐。」

不做聲。這兩日也看他不得，權且耐他。」兩個虞侯道：「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，都管自做個主便了。」老都管又道：「且耐他

當日行到申牌時分，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。十一個廂禁軍，雨汗通流，都歎氣吹噓，對老都管說道：「我們不幸做了軍健，情知道被差出來。——這般火似熱的天氣，又挑着重擔，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，動不動，老大籐條打來，都是一般父母皮肉，我們直恁地苦！」老都管道：「你們不要怨恨。巴到東京時，我自賞你。」那軍漢道：「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，並不敢怨恨。」又過了一夜。

次日，天色未明，衆人起來，都要乘涼起身去。楊志跳起來喝道：「那裏去！且睡了，卻理會。」諸軍漢道：「趁早不走，日裏熱是走不得，却打我們！」楊志大罵道：「你們知道甚麼！」拿了籐條要打。衆軍忍氣吞聲，只得睡了。當日直到辰牌時分，慢慢地打火

吃了飯走。一路上趕打着，不許投涼處歇。那十一個廂禁軍，口裏喃喃吶吶地怨恨；兩個虞侯在老都管面前，絮絮聒聒地搬口。老都管聽了，也不着意，心內自惱他。

話休絮繁。似此行個十四五日，那十四個人，沒一個不怨恨楊志。當日客店裏，辰牌時分，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飯。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，天氣未及晌午，一輪紅日當天，沒半點雲彩，其實十分大熱，當日行的路，都是山僻崎嶇小徑，南山北巔，却監着那十個軍漢。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，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，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，喝道：『快走！教你早歇！』衆軍人看那天時，四下裏無半點雲彩，其實那熱不可當。楊志催促一行人，在山中僻路裏行。

看看日色當午，那石頭上熱了脚疼，走不得。衆軍漢道：「這般天氣熱，兀的不曬殺人！」楊志喝着軍漢道：「快走！趕過前面岡子去，卻再理會。」正行之間，前面迎着那土岡子。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，歇下擔仗，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。

楊志說道：「苦也！這個是甚麼去處，你們卻在這裏歇涼！起來快走！」衆軍漢道：「你便剝做我七八段，也去不得了！」楊志拿起籐條，劈頭劈腦打去，打得這個起來，那個睡倒。楊志無可奈何，只見兩個虞侯和老都管氣喘急急，也巴到岡子上，松林下坐下喘氣。看這楊志打那軍健，老都管見了說道：「提轄，端的熱了走不得！休見他罪過！」

楊志道：「都管，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，地名叫

做黃泥岡。開常太平時節，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。休道是這般光景。誰敢在這裏停腳？』兩個虞侯聽楊志說了，便道：『我見你說好幾遍了，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！』老都管道：『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，略過日中行，如何？』楊志道：『你也沒分曉了！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來，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。甚麼去處！敢在此歇涼？』老都管道：『我自坐一坐了走，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。』

楊志拿着籐條喝道：『那個不走的，喫俺二十棍！』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。數內一個分說道：『提轄，我們挑看百十斤擔子，須不比你空手走的！你端的不把入當人！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，也容我們說一句。你好不知疼癢！只顧逞辯！』楊志罵道：『這畜生氣死俺！只是打便了！』拿起籐條，劈臉又打去。

老都管喝道：『楊提轄！且住！你聽我說。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嬾公時，門下軍官見了成千成萬，都向着我喏喏連聲。不是我口淺，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，相公可憐，擡舉你做個提轄，比得芥菜子的官職，直得恁地逞能！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，便是村莊一個老的，也合依我勸一勸！只顧把他們打，是何看待！』楊志道：『都管，你須是城市裏人，生長在相府裏，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。』老都管道：『四川兩廣也曾去來，不曾見你這般賣弄！』楊志道：『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。』都管道：『你說這話，該剗口刮舌！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？』

楊志卻待要回言，只見對面松林裏，影着一個人，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。楊志道：『俺說甚麼，兀的不是歹人來了！』撇下籐

條，拿了朴刀，趕入松林裏來，喝一聲道：『你這廝好大膽，怎敢看俺的行貨！』趕來看時，只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，六個人，在那裏乘涼；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，拿着一條朴刀。見楊志趕入來，七個人齊叫一聲：『阿也！』都跳起來。

楊志喝道：『你等是甚麼人？』那七人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？』楊志又問道：『你等莫不是夕人？』那七人道：『你顛倒問！我等是小本經紀，那裏有錢與你！』楊志道：『你等小本經紀人，偏俺有大本錢？』那七個問道：『你端的是甚麼人？』楊志道：『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？』

那七人道：『我等弟兄七人，是濠州人，販棗子上東京去，路途打從這裏經過，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，時常有賊打劫客

商。我等一面走，一頭自說道：「我七個只有些棗子，別無甚財貨，



只顧過岡子來。」上得岡子，當不過這熱，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。待晚涼了行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，我們只怕是歹人，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。」

楊志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也是一般的客人，却纔見你們窺望，惟恐是歹人，因此趕來看一看。」那七個人道：「客官請吃幾個棗子去了。」楊志道：「不必。」提了朴刀，再回擔邊來。

老都管坐着道：「既是有賊，我們去休。」楊志說道：「俺只是道是歹人，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。」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：「似你方纔說時，他們都是沒命的。」楊志道：「不必相鬧。俺只要沒事，便好。你們且歇了，等涼些走。」衆軍漢都笑了，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，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。

沒半碗飯時，只見遠遠的一個漢子，挑着一付擔桶，唱上岡子來。唱道：

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農夫心內如湯煮，公子王孫把扇搖。

那漢子口裏唱着，走上岡子，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，坐地乘涼。衆軍看見了，便問那漢子道：「你桶裏是什麼東西？」那漢子



應道：『是白酒。』衆軍道：『挑往那裏去？』那漢子道：『挑出村裏賣。』衆軍道：『多少錢一桶？』那漢子道：『五貫足錢。』衆軍商量道：『我們又熱又渴，何不買些吃也解暑氣。』

正在那裏湊錢，楊志見了，喝道：『你們又做甚麼？』衆軍道：『買碗酒吃。』楊志調過朴刀桿，便打罵道：『你們不得俺的言語，胡亂便要買酒吃，好大膽！』衆軍道：『沒事，又來瞎亂！我們自湊錢買酒吃，于你甚事？也來打人！』楊

志道：『你這呆漢，理會得甚麼！到來只顧吃嘴，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！多少好漢，被蒙汗藥麻翻了！』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，冷笑道：『你這客官，好不曉事！早是我不要賣與他吃。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。』

正在松林邊誼鬧爭說，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官人，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：『你們做甚麼鬧？』那挑酒的漢子道：『我自挑這酒，過岡子村裏賣，熱了在此歇涼，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吃，我又不曾賣與他，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，你道好笑麼？』說出這般話來，那七個客人說道：『呸！我只道有歹人出來，原來是如此。說一聲，也不打緊。我們正想酒來解渴，既是他們疑心，且賣一桶與我們吃。』那挑酒的道：『不賣，不賣。』這

七個客人道：『你這漢子，也不曉事。我們並不會說你。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，一般付你錢，便賣些與我們，有甚麼要緊？看你好比是捨施了茶湯，便又救了我們熱渴。』那挑酒的漢子便道：『賣一桶與你原可，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；又沒碗瓢舀吃。』

那七人道：『你這漢子忒認真，便說了一聲，打甚麼要緊？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。』只見七個客人，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，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。七個人立在桶邊，開了桶蓋，輪替換着舀那酒吃，把棗子過口，不一時，一桶酒都吃盡了。七個客人道：『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。』那漢道：『我一了不二價，五貫足錢一桶，十貫一擔。』七個客人道：『五貫便依你五貫，只添我們一瓢吃。』那漢道：『添不得！做定的價錢。』一個客人把錢給他。

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，拿上便吃。那漢去奪時，這客人手拿半瓢酒，望松林裏便走。

那漢趕將去，只見這邊一個客人，從松林裏走將出來，手裏拿一個瓢，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。那漢看見，搶來劈手奪住，望桶裏一傾，便蓋了桶蓋，將瓢望地下一丟，口裏說道：『你這客人，好不君子相！戴頭識臉的，也這般囉唆！』

那對過衆軍漢見了，心內癢起來，都待要吃。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：『老爺，與我們說一聲。那賣棗子的客人，買他一桶吃了，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，潤一潤喉也好。其實熱渴了，沒奈何。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吃處，老爺方便。』老都管見衆軍所說，自心裏也要吃得些，竟來對楊志說：『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

一桶吃；只有這一桶，胡亂教他們買吃些避暑氣。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吃。」楊志尋思道：「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，都買他的酒吃了；那桶裏當面也吃了半瓢，想是好的……打了他們半日，胡亂容他買碗吃罷。」楊志道：「既然老都管說了，教這廝們買了吃，便起身。」衆軍健聽了這話，湊了五貫足錢，來買酒吃。

那賣酒的漢子道：「不賣了！不賣了！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！」衆軍陪笑着，說道：「大哥，直得便還言語！」那漢道：「不賣了！休纏！」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：「你這個漢子！他也說得差了，你也忒認真，連累我們也吃你說了幾聲，並不關他衆人之事，胡亂賣與他衆人吃些。」那漢道：「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？」這販棗子客人，把那賣酒的漢子，推開一邊，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

軍去吃。

那軍漢開了桶蓋，無甚舀吃，陪個小心，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。衆客人道：『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。』衆軍謝道：『多承得很！』客人道：『休要相謝。都是一般客人，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？』衆軍謝了，先兜兩瓢，叫老都管吃一瓢，楊提轄吃一瓢。楊志那裏肯吃，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，兩個虞侯各吃一瓢。衆軍漢都齊上，那桶酒登時吃盡了。楊志見衆人吃了無事，自本不吃。一者天氣甚熱，二者口渴難熬，拿起來，只吃了一半，棗子分幾個吃了。那賣酒的漢子說道：『這桶酒被那客人兜一瓢吃了。少了你些酒。我今讓了你衆人半貫錢罷。』衆軍漢湊出錢來付他。那漢子收了錢，挑了空桶，依然唱着山歌，自下岡子去了。

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，立在松樹傍邊，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：『倒也！倒也！』只見這十五個人，頭重腳輕，一個個面面廝覷，都顛倒了。那七個客人，從棗樹林裏，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，把車子上棗子，都丟在地上；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，遮蓋好了，叫聲聒噪，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。楊志口裏只是叫苦，軟了身體，掙扎不起。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那金寶裝了去；只是起不來，掙不動，說不得。

我且問你：這七人端的是誰？不是別人，原來正是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、三阮這七個。却纔那個挑酒的漢子，便是白日鼠白勝。却怎地用藥？原來挑上岡子時，兩桶都是好酒，七個人先吃了一桶，劉唐揭起桶蓋，又兜了半瓢吃，故意要他們看着，只是叫人

心死塌地。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，抖在瓢裏，只做走來兜他吃酒；把瓢去兜時，藥已攪在桶裏，假意兜半瓢吃，那白勝劈手奪來，傾在桶裏。——這個便是計策。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。這個喚做「智取生辰綱。」

原來楊志吃的酒少，便醒得快；爬將起來，兀自捉脚不住。看那十四個人時，口角流涎，都動不得。楊志憤悶道：「爲你們失去「生辰綱，」卻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……這紙領狀，必繳不得！」——就扯破了。——「如今害得俺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！待走那裏去……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！」擦衣邁步，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，猛可醒悟，拽住了脚，尋思道：「爺娘生下了俺，堂堂一表，凜凜一軀。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，終不成只

這般休了……比及今日尋個死處，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，却再理會。」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，只是眼睜睜的，看着楊志，沒



個掙扎得起。楊志指着罵道：「都是你這厮們不聽我言語，因此做將出來，連累着俺了！」樹根頭拿了朴刀，掛了腰刀，週圍看時，別無物件，楊志

歎了口氣，一直下岡子去了。

那十四個人，直到二更方纔得醒；一個個爬將起來，口裏只



吳用智取生辰綱

叫得連珠箭的苦。老都管道：「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，今日送了我命！」衆人道：「老爺，今日事已做出來了，且通個商量。」老都管道：「你們有甚見識？」衆人道：「是我們不是了。古人有言：『火燒到身，各自去掃，蜂蠆入懷，隨卽解衣。』若還楊提轄在這裏，我們都說不過；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，我們回去，見梁中書相公，何不都推在他身上？只說道：『他一路上，凌辱打罵衆人，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。他和強人做一

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，縛了手脚，將金寶都擄去了。』

老都管道：『這話也說得是。我們等天明，先去本處官司首告；留下兩個虞侯，隨衙聽候，捉拿賊人。我等衆人，連夜趕回北京，報與本官知道，教動文書，申覆太師得知，着落濟州府，追獲這夥強人便了。』



7.61
9.3
61

